



類函 百四六



三百二十一 靈異  
三百二十一 靈異  
三百

1加  
427  
146





新金田圖書

此係八明治  
卅八年八月  
月廿八日  
悼諸山田  
郎君贈資

新金田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

靈異部一

神

神異  
妖恠

神一

**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  
 神之所為乎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詩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又曰子路問事  
 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中庸曰鬼神之為德  
 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祭法曰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神二

**原** 山海經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于冀州之

野蚩尤爲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晉**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遷實沈于大申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社神 **原** 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葬于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  
虞夏商周皆有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  
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  
神賜之土田囂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  
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增**國語曰長勺之役曹劌  
問所以戰于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  
神對曰夫惠大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今  
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惠不感民勿歸也獨恭不優  
神勿福也 史記曰趙襄子爲智伯所敗走棄晉陽原  
過從後至于玉澤見三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

可見與原過竹二節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原  
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  
無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  
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  
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智氏 **原**又曰伍子胥死  
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增**又曰始皇西  
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  
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葬于此  
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增**  
又曰始皇帝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

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  
除去而善神可至 **原**三齊畧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  
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  
起立巖巖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  
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亦爾 又曰始皇于海中  
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通敬  
其神求與相見海神荅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  
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  
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  
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于海衆山之石皆住

今猶岌岌無不東趣

**壇**漢書曰高祖夜過徑澤中有

大蛇當徑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  
哭人問何哭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  
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  
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言之至夜半帝前  
席焉 又武帝時公孫卿曰見神人于東萊山若云欲  
見天子天子于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 又曰宣  
帝祠神人于交門宮內若有鄉坐拜者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褒持使節

而求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年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

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孫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後漢書曰班超至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祀我廣乃遣使就超取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斬巫首以送廣德 異苑曰衡陽山九嶷皆有舜廟漢世零陵文學姓奚于冷道縣舜祠下得笙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中書郎

李崇賚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于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原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嘗自謂已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于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吾當爲此土地神也爲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爲災吳主以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曰不祠吾當有大火是歲數有大火吳主患之封爲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爲蔣

山以表其靈也。又曰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界從夫當其夢也嘉美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贈詩曰飄飄浮勃逢敖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又杜蘭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此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



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  
女侍羽儀不出牖宫外廳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  
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  
雲霧開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  
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碩食  
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  
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幽明錄曰  
王輔嗣注易輒笑鄭康成爲儒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  
忽然聞外閤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康成責之曰君  
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忿色言

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厲而卒 王隱晉書曰  
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廣州矩至  
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  
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  
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  
杜荅云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增**又  
曰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于鍾山之神  
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  
若有神力焉 **原**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鄆師  
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

與機言元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誚抗機提緯古今  
綜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嫗  
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耳機乃怪悵  
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  
也 又曰吳相伍員廟永嘉中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  
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  
即日得渡 晉書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  
于山澤倏見輜車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  
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  
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

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  
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  
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  
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  
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  
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北齊書曰  
神武以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渡河祭河伯  
昂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李安  
人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

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履上廳事又于  
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梁書  
曰王神念爲青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  
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便令揮撤神  
影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  
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被壞宅舍  
旣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  
而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復  
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  
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取龍胸山間諜前知子

春設伏摧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  
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  
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  
夏人濟苟兒反猷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  
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  
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  
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  
日猷大破苟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  
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  
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帝曰八月雨止路

出霍是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人不欺趙無卹豈負我哉 又曰初薛延陀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于主人主引入帳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食已而去主人相與逐之止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曰我神人也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退走延陀竟敗于鬱督軍山 開元傳信記曰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帝問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岳神在道左朱鬚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橐鞬迎立庭下呼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 五代

史曰廢帝起鳳翔與事者五人而劉延即為孔目官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言吉凶無不中房曷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曷使濛問于神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曷不曉其義及帝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曷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 原興苑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于常處民為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山海經曰西海水赤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

靈異部

神

神

長千尺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是謂  
燭龍 **增**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南  
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為朱雀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  
精為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拒精為白虎北方黑帝  
神名叶光紀精為元武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  
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  
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軍  
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  
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方華山將軍姓鄒名尚北方  
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央嵩高山將軍姓石名元恒存

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  
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  
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  
趙河伯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山河神名  
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  
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臥呼之有  
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黃庭內經曰至道不犯  
決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  
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元鼻神玉壘字靈堅耳神空閒  
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嶧峯字羅千一面之神

靈異部

增靈異部卷三十一

神

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牙神皓華字虛成肝  
神龍煙字含明腎神元冥字育嬰脾神嘗在字魂停瞻  
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神三

**增**金馬 碧雞 穀父 蠶母 黃囊 青

人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已收五穀之神當致豐穰  
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之神當致豐穰  
衣 名山有神狀如黃囊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能識歌  
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 出獵 侍遊 稽神錄云浙  
民蠶事後人立廟祀之  
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  
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痞疾不  
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日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  
叫自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

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  
不見惟二卒在馬某即問之答曰此茅司徒也常夜出  
獵虎憂汝被傷故護汝更欲問日已出矣二卒亦不復  
見其人即起行至桐城頃之疾愈以所見之處立祠祝  
之德林至舒三十里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今呼  
為茅司徒 古今詩話云宋呂誨為御史出知安陸一  
日燕坐忽見碧衣人云不久上帝南遊不見公捐館有朱明  
正羣仙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遂不見公捐館有朱明  
復渡湘見公乘玉角青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  
仙乎公曰正更有何人植 閻羅王 炳靈公 隋時有人  
帝為糾正更有何人植 閻羅王 炳靈公 隋時有人  
栢臺數日聞公謝世 閻羅王 炳靈公 隋時有人  
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亦足  
弟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  
矣因寢疾而卒五代史云後唐長興四年封東岳三  
郎為雄威將軍建康志云大中祥符元年奉敕封炳靈  
公廟在建康 佐禹治水 為秦將兵 峽有黃陵廟相  
府城之西 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  
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蜀漢諸葛亮建祠于此一名黃  
牛廟 靈異部

答歎曰人當如是邪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并天下使  
 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鑄  
 銅像置咸陽  
 三天司直 九江真人 晨侍郎後爲明  
 天司直 宋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星寺舟遂沒立禮  
 爲人導至一官府見一牌曰三都水使者九江真人  
 真人云立禮筭未終令速送出門立禮詢  
 吏曰九江真人爲誰答曰大丞相劉阮也 江湖散仙  
 蓬萊都監 青蓮等俱優游江湖稱散仙 陶隱居爲  
 蓬萊都水大監魏鄭  
 公爲太陽都錄大監

神四

原依人鬼神依以之主 傳民神之主也若百  
 神降之福又 爲崇 左傳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爲崇王  
 祀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 祭大夫請祭之王曰三代命祭  
 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不祭 致力 傳致力 知

姦 左傳夏方有德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  
 有鬼神注言可 觀惡 神二傳詳 氣魂 遊魂爲變是故  
 以助天地成化 盛也 禮之盛也者 裁之 惟爾有

知鬼神 情狀 上見 弔矣 詩云神之盛也 福善 天道福  
 格思 詩曰神之格 弔矣 神之盛也 福善 天道福  
 盈 易鬼神害 不怒 怒而威 自祗 不加敬而 神羞

無作 神惡 所惡 無瀆 神鬼 必安 傳神必據 實沈  
 臺駘 晉侯疾卜曰實沈臺駘爲祟子產曰實沈參神  
 之神又 盼蠻 冥漠 明神 明靈 堪 杯 名 神

何爲乎 肩吾 太山之 禺強 北方之 儵忽 南海之帝爲儵  
 渾沌 中央之 薛翁 思薛翁于西土今禾神 原憑

靈異部 月益負 卷三百二十一 神

在德傳神所憑依 事以禮傳率民事 敬而遠論語

神而 感遂通易感而遂通非天下之 享克誠書無

常享享 誅不善為不善于冥冥者 太山伯子通妻

于克誠 誅不善鬼神得而誅之 羅陽神志詳神二吳 欲徼福

夢亡兒曰今為太山伍伯樵悴困苦不可言今廟西有 願乞靈百姓與謀 萬民以服禮 神

之珂許後月餘又夢 神其吐之謂不享 仲尼不語

曰已得轉太山錄事 黃潦可薦傳黃汗行潦之水可薦

也 山川亦寧山川鬼神 異業不瀆史記人神異

非類不歆傳鬼神非其祀 未孚不福左傳小言未 以

道不傷老子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不見不聞中庸

有祈有報禮祭有祈焉有 神有不通楚辭 靈將恐歇

老子 鬼神享德 禱祀貴誠 仰得一之靈老子神得

降時萬之福卜爾有神 社公之鬼謀以亡曹 莘

邑之神降而滅號 不善之家禍實由已 有道之日

神不傷人 神五

原詩 梁簡文帝祠伍員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

名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

光功摧妙算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



清鑑類編卷三百一  
潦承椒奠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璧詎用楚臣纓密樹  
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窓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  
青鳥斂翅時逢迎 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曰  
分蛇淪霸迹提劍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  
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玦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  
懷精日豫奉休沐歸 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  
若龍川玉枕無秋耐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岳紺席下  
羣仙堂空沛筑響釵低戚舞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  
篇 劉孝儀和詩曰珪幣崇明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  
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吽唱歌新將言非爲

已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爲鄰 王臺卿和  
詩曰沐芳事椒醕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  
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窓高雲易通  
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  
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  
公子銜意嘿無辭 唐韋應物黿頭山神女歌曰黿  
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烟樹閉古廟中有娥眉  
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絕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魍魎  
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令幾代雲髮素顏  
猶盼昧陰沈 一作深靈氣靜凝美的鸞龍綃雜瓊珮山精

水甦不敢親昏明響像如有人蕙蘭瓊芳積煙霞碧窓  
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奠椒醑巫女南音歌激楚碧水  
冥空見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蕖綠蘋芳意多玉靈  
蕩漾凌清波孤峯絕島儼相向鬼嘯猿啼垂女蘿皓雪  
瓊枝殊異色北方絕代徒傾國雲沒煙銷不可期明堂  
翡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  
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  
吳宮空白首 宋陸游賽神曲曰叢祠千載臨江渚拜  
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  
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嗚嗚歌謳坎坎鼓香

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槃牲脂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  
來人醉相扶歸蟬聲滿廟鎖斜暉 又賽神曲曰擊鼓  
坎坎吹笙嗚嗚綠袍槐簡立老巫紅衫繡袿舞小姑烏  
柏燭明蠟不如鯉魚糝美出神厨老巫前致詞小姑抱  
酒壺願神來享常歡娛使我嘉穀收連車牛羊暮歸塞  
門閭雞鷺一母生百雛歲歲賜粟年年蠲租蒲鞭不施  
園土空虛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爲吏無文書淳風復  
還義皇初繩亦不結况其餘神歸人散醉相扶夜深歌  
舞官道隅 又賽神詩曰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  
園拋鬼飯高几置神鵝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飢鴉

更堪笑鳴噪下庭柯

**原賦**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始出也曄兮若松栱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

偁兮若駕駟馬而建羽旗秋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惟高唐之大體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集滂洶洶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遙望元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綠葉紫裏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箏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王乃乘玉輿駟蒼螭于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蛻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使玉

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  
明日以白王曰其始來也曜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  
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熒乎如  
華溫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振繡衣披袿裳穠不  
短纖不長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  
翔何神女之妖麗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  
翠之奮翼毛矯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望  
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立躑躅而  
不安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願  
盡心之惓惓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

引身不可親附 魏曹植洛神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  
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  
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余從京域言歸東  
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凌景山稅駕乎蘅皋秣馱乎  
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  
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  
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鬋鬋兮若輕雲  
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  
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修短合度  
陳琳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贊皇

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時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  
遊儀營魄于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滉瀆覩元  
麗之軼靈文絳虬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荅玉質于茗  
華凝艷姿于薜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雁之噤噤申握  
椒以貽予請同宴乎奧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  
昌既歎爾以艷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  
若而有辭 王粲神女賦曰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  
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妖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  
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元鑿  
鬢類雲成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

衣曳褥繡之華裳錯繽紛以雜佩珪熠燿而焜煌退變  
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兮  
結羽儀揚蛾微眄懸藐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  
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  
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  
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楊脩神女賦曰惟元媛之逸女  
育明曜乎黃庭吸朝霞之芬液澹浮游乎太清余執義  
而潛厲乃感夢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艷奘龍采而鳳榮  
翠黼翬裳織縠文袿順風揄揚乍合乍離飄若興動玉  
趾未移詳觀元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粲韡若芙蓉膚凝

理而瓊絜體鮮弱而柔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  
工嘉今夜之幸遇獲帷裳乎期同情涕涌而思進彼嚴  
厲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歡悅而我從晉張敏神  
女賦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  
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  
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  
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峭故爲之作賦皇覽余之  
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極之穆清  
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于中州託元靜以自處是夫子  
之好仇于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似齊

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  
厭真樂憊倦僊侍乎于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對曰我  
實真淑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  
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旨  
旣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蕩意放于是尋房中之至  
嫵極長夜之歡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  
時之要妙進禕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歎  
吁乘雲霧而變化遙棄我其焉如揚該三公山下神  
祠賦曰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乙白石巨靈據山二后  
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淨湍趣戾衝

石會谿高岸爲谷嶢峴阻寇梗林奈條逼塗迤蹊行者  
息駕步趾于斯陟大嶮登岑岡踰爽塏歷朝陽曄華殿  
之顯敞覩應門之蔭蔭神木鬱蒼百堵周乎洞房進排  
閭闔顧盼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天躋騰  
驥累首岌業齊載長梁敷山藻于前梳綴榱桷以采章  
文綺麗其紛鱗洪葩曄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  
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祠嘉旨備詳陰祚顯應  
徧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  
今日之逢逆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

歡嘖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  
颺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珥以申贈  
覲色授而魂與沈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  
天地之浮沈承嘉約于往昔寧更貳于在今儻借訪于  
交甫知斯言之可謔蘭音未吐紅顏若暉流眄光溢動  
袂芳菲散雲鬢之絡繹按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  
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末而永違 梁江  
淹水上神賦曰江上文入遊宦荆吳首衛國望燕途歷  
秦關出宋都徧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姝乃造南中  
度炎州經玉澗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野忽漭而眇儔

忽而精飛視亂意走心移綺靡陵蓋悵望蕙枝一麗女  
子碧渚之涯冶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艷素女慙光  
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惜閱有無于俄頃驗變化  
于咫尺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棹凌衝  
波背橘浦向椒阿苟懸天兮有命永離決兮若何

**碑**梁簡文吳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于太公  
五神之禮正伊陟贊于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元矩司  
于宮漢興北時黃蛇感于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  
其來已尚楚王既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俟  
駢角掌擊無左滌之勞牧人止楅衡之務周房殷俎惟

有元澗芳芝玉笋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  
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  
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  
于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  
龜負字還擬洛書

**祭文**宋謝朓祭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  
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  
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鷲時曠忠賢  
流王于彘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  
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



日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  
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阪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  
雨晝零故能徵應不愆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  
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虬蓋轉日車而競  
前駕象乘豹載雲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  
洛嬪宜言在側鳴璆撫劍浹席徘徊絳節陳竽滿堂繁  
會奠椒懷糝之歡傳危代舞之樂桂醕溢于羽樽蕙肴  
盈于蘭籍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魚  
鼈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  
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

南山而不騫 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  
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于俎豆邇無不懷遠無  
不肅烏革元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  
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  
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  
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增**唐李商隱祭全  
義縣伏波廟文曰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  
楚山比潁川表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  
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  
北棄世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畫之眉

神異 卷三百二十一  
宇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為虜德陽殿下  
寧相馬以推工悵望關西超馳隴首事嫂冠帶誠姪書  
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  
鳶跼啓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革誓裹尸男兒已立邊  
功壯士猶羞病死離湘之許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  
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隴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  
敬一尊有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  
雲興柱礎電繞牆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  
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  
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託烟波意傳天壤既

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元契 又  
賽古攬神文曰惟神爰因碩果遂啓靈祠瓜美邵平且  
傳舊志李標朱仲亦茂前經昨日瘴暑為灾油雲不起  
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蟻泉傳祥鶴埵使宋生  
抒賦始悅于雄風高氏讀書忽驚于暴雨化太甚旱為  
大有年將見助于歡康敢忘懷于昭賽

神異

王猛賣畚 王猛少貧鬻畚洛陽有一人貴買之而無  
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  
得金 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袂試探之乃得金  
自是諸子官崇並有才名至應場七世通顯也

神異 卷三百二十一

糜竺失火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資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婦人求車

寄載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往東海燒糜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懇請之曰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

竺急歸書出財 管寧神光 管寧就徵將家屬行夜黑

日中果火發 陸雲宿王弼墓 晉書云陸雲字士龍將

善之應也 草中有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

子辭致清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處數十里無人居

却尋乃至王弼墓 嵇康受廣陵散 嵇康夜宿華亭彈

雲自此談元大勝 倫遂授康印書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鬼一

增易曰鬼神害盈而益謙 原禮記曰魄也者鬼之盛也 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增韓詩外傳曰人

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脉歸于澤聲歸于雷動則歸于風眠歸于日月骨歸于木筋歸于山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革呼吸之氣歸復于人

鬼二

增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鬼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左傳曰楚司馬子

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漢書曰劉根有神術

太守史祈以為妖執而數之曰若有神可顧一驗根曰

頗能使鬼乃左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皆反縛在祈前  
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  
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謝之祈哀驚悲泣頓首請  
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  
一人自稱甄仲舒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宅  
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予舍西土瓦中  
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又曰周  
訪宿宮亭湖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爲雄鴨  
幽明錄曰阮德如常如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  
著阜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愧赧而退 晉陽秋曰苻堅未  
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續晉陽秋曰襄陽羅友在  
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  
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曰出門于  
中路遇見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  
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用之 前趙錄曰麟  
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灾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 後  
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有治名豹  
嬖妾先死豹後于廩丘南妾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長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

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召左右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自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暉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六帖曰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屯金鏞勁兵良馬多死王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也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立祠洛陽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部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 又曰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

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爲變 又曰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方風俗信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者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 又曰張果時有帥夜光者善視鬼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 又曰李長吉將死忽晝見二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下榻叩頭言阿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五代史曰王鎔已死

張文禮自為留後後文禮家鬼夜哭文禮懼病疽而卒  
又曰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  
召司天趙延又問禳除之法延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  
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  
然臣所聞者殆山魃也 吳越備史曰太學博士丘光  
庭校書于樓中高澧屢往視之一日澧密登樓光庭不  
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  
言之以是驗其非人 異人錄曰歙州江處士好道能  
制鬼魅有婦人嘗為鬼附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  
意不欲與鬼神為讐爾既告我當善為遣之歸灑一室

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交一言  
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鬼

鬼三

**原宋徵** 阮論 左傳曰晉士伯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  
難莫能 載車 結草 豕立 雉飛  
曰予所嫁婦人 結草以抗杜回遂獲之夜夢老人  
之彭生也 結草以抗杜回遂獲之夜夢老人  
厭役鬼神之術有市人姓王者見婦染邪氣召全清符  
之乃縛草而語唯稱乞命于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和尚  
來云是鬼自踰境不敢近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  
倘捨之即自踰境不敢近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  
之乃取一糞側卧以鞭驅約草人入糞中吩吩有聲符  
緘口埋于桑林下戒家人無動其婦即日病瘥經五  
靈與節

載因兵亂人皆逃避兵人見埋處謂有藏物遂打獲  
破見雞飛去立于桑杪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日  
清已仙化矣全換帖贈巾嘗寶法書云郭侍郎承暇  
隨身初應舉就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于篋  
中及納試而設納所寶書帖却歸館于籠中取書置於  
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往棘圍門外  
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  
程興道里倘換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  
諸興道里倘換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  
人死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對曰主  
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陳書云賀德基字承  
業少時遊學京師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  
德基入寺門脫白綸中贈之曰君方為重器而去  
久貧寒故以此相遺德基問其姓名不答而去徙牀  
盜蓋唐魏元忠一遺德基問其姓名不答而去徙牀  
復可徙堂中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  
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

我上孫光錄云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  
欄上軍人曰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  
相酬軍人曰其妻在何物曰有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蓋  
歸授其妻而神物不可貯令將蓋示之乃祭之夫從  
早言祭畢夫曰神物不可貯令將蓋示之乃祭之夫從  
其言祭畢夫曰神物不可貯令將蓋示之乃祭之夫從  
將來否妻往取視果失之矣夫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被薛荔著衣冠離云屈原作山鬼歌若有人兮  
孝先為都官出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家屬居省年  
代久遠多規怪每夜昏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  
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合見者多死尚書周確卒  
于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以爲真  
正所美人擲書進士投落藥網指內庫抵黃華香  
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拾君我寧  
不悔候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  
兒御厨飯及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命  
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可辨否慶成不能對婦人因命  
靈異部

青衣進酒終不舉錢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  
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  
于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此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  
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孤館四字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  
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投短啓云幽室都下倉有  
通謂云江州進士呂口既相見投短啓云幽室都下倉有  
泉涸滴楊誼之庖屢空孔緒之車何適願曰孔緒之車  
何故事也其人曰揚三汝揚蕙之孫揚中緒之子  
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蓋然仆地  
惟露撲頭巾子愿遠鋤之化為大鼠走入倉下

鬼四

**原稱冤** 是後漢王仲為鄰令至豫亭夜中聞女子稱冤言  
遂無怪 求食 忠義 難見 蘇秦曰楚  
服亭下 求食 忠義 難見 蘇秦曰楚  
浮昏 子魚曰公用節于淫昏之鬼社  
鬼如 為無 獨以爲無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

鬼大服亦有鬼邪論 黎丘 鬼責 妖夢  
立注 罔象 浮光 焉能事 鬼責 妖夢  
狐突不寐而與申 焉能事 鬼責 妖夢  
生言故曰妖夢 焉能事 鬼責 妖夢  
所歸 子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  
子駒帶卒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良  
止以撫之乃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白虎齧驂** 史記云秦二世夢白虎齧驂  
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晉侯使韓  
子問子產曰何厲鬼乎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  
爲黃熊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之祀乃間 猶能爲厲  
爲盟主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間 猶能爲厲  
云伯有爲厲子產曰夫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  
物以爲淫厲况良霄三世執其 恥與爭光 下見鬼  
政柄而淫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恥與爭光 下見鬼  
靈異部 附靈異部 卷三十一



視乃滅燭曰取與增誦易忽散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夜

忽路會一人牽頭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題詩遂散

西陽雜俎云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

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戌人偏老長征

馬不肥題畢吟原搏膺而踊及疾夢大厲鬼披髮搏

膺而踊曰殺子孫不被髮而譟又曰衛侯殺鬼披髮

義余得請于帝矣狐突見申生太子曰狐突適下國見

北而譟曰余為渾良夫曰天子許復請後七日有巫者見太子告之曰

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帝許我伐有宣王見杜伯以罪後宣王于殺杜伯不

帝許我伐有宣王見杜伯以罪後宣王于殺杜伯不

伯執弓矢以射宣魏其讐田蚡其春蚡病一身盡痛

若伏弓衣而死侯灌夫共管之徐伯報仲堪先遊江

者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管之徐伯報仲堪先遊江

濱見流尸接而葬之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

自通稱徐伯元感若惠思報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當

為州言終而沒善為積慶正可閑邪既死有知

鬼猶報怨人為不道鬼訴無辜趙氏之冤搏膺入

夢良夫之酷被髮叫天當休明之代物不為妖

而聚怨之人鬼將有報有讐必報伯有之殺駟帶

無道則見齊侯之懼彭生鬼五

原歌吳王女紫玉歌曰南山有女北山張羅意欲從君

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

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眾鳥不為

靈異傳 淵金英卷三百二十一 鬼

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劉妙  
容宛轉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  
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  
共徘徊 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  
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  
氲對容姿 郭長生歌曰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  
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陳阿登歌曰連綿葛上藤一  
援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聶包鬼歌曰花  
盈盈下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鬼仙歌謠曰登阿儂  
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 窓呼

祔孔賓歌曰祔孔賓祔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  
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毫毛所喪如山崖 **增**唐韋應物  
馬明生遇神女歌曰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  
生石壁千尋啓雙檢中有玉牀鋪玉簟立之一隅不與  
言玉體安穩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無丹白蒙哀  
憐安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璫玉珮天皇書神女呵責  
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瓜元棗冷如冰海上摘來  
朝暮疑賜仙復坐對食了領之使去隨雲升乃言馬生  
合不死少頃敕教令付爾安期再拜將生出一授素書  
天地畢 元鄭元祐鍾馗鬼圖詩曰老髯足恐迷陽棘

鬼肩藤輿振雙膝前驅肥身兒短黑非髯嬌兒則已腊  
後從衆醜服廁役擔攜鬼脯作髯食鬼肌未必能肥脂  
舖之空勞髯手擘彼瘦而巾稍長窄無乃癯儒執髯役  
其餘醜狀千百態專爲世人尸辟怪楚龔瘳老非其類  
請問何由識其槩想龔目睛爍陰界行屍走鬼非殊派  
民膏民脂飽死後却供髯餐縮而瘦無由起龔問其候  
有嘯于梁妖莫售大明當天百祿輳物不疵癘民長壽  
明郭登神靈詩曰乞福禳灾許幾千分明報應不曾  
偏神靈應是嫌銅臭只問人間要紙錢

妖怪一

**原**周禮曰凡大傀灾異合去樂注云傀怪也 又曰眡  
祲掌一輝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凶注云輝氣也其類  
有十 **增**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  
也

妖怪二

**增**左傳曰有雲如衆赤鳥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于令尹司馬  
張璠漢紀曰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  
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爐  
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爲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臻

至始中戴鴻鳥巢門臻告門人曰戴鴻鳥巢門此陰凶也乃援琴作詩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于是數聚會并急遊觀飲燕自娛年六十三卒 世說曰衛瓘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 異苑曰謝文靜午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變色是月薨 又曰晉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藩臣搆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子猷元嘉

四年爲兗州刺史在道有客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入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頭矣驚愕反矚自覩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 又曰葛輝夫義熙中在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斧至塔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續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少時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氏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壅親自切血染壅食之棄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爲王道隆所害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于斗下得二

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又曰劉敬宣嘗夜與寮屬宴空中有投一隻麕于坐墜  
敬宣食盤上三尺五寸已經人著過耳鼻間並欲壞頃  
之而敗喪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  
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于其處  
立嘉猷觀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書囊即  
常時所記事目也忽覺額重于常持者開視之即有二  
鼠出焉投于地下即變為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  
弓射之殷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雲齋錄云  
宋潛為甘渡巡檢延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

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  
羅箔風背泣西窓雨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  
鬻身彭城郎今郎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  
來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  
唱曰向曉臨鸞拂黛眉紅妖艷冶照羅幃不辭夜夜偷  
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乃  
一燈檠耳焚之遂絕焉

妖怪三

原祥桑

妖鳥

史記云亳有祥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  
拱太戊修德祥桑枯死 周禮云庭氏  
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  
之矢夜射之注云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來呼鳴為怪

靈異部

附錄頁三三二

妖怪

者救日射太陰  
石言  
蛇鬪  
左傳曰石言于晉師曠

六年而聽公入也  
又曰初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內蛇死

以取之妖由人與也  
人無覺  
鬪羊  
驢鼠  
桓子穿井

焉妖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與  
晉宣城郡有一物大如水牛

得象土之怪者  
類象胸前尾上皆白爪力  
犬禍  
狸妖

而遲鈍到城下  
郭璞筮之名曰驢鼠  
一物大如水牛

漢書成帝河平  
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室中

擊之為狗走  
去數日有數十人被甲持弓弩至良格擊

或死或傷皆為  
狗尹皆不敢處廣居之常外戶自閉後于

官舍多妖怪前  
尹皆不敢處廣居之常外戶自閉後于

牆孔中得狸殺  
燈下織腰  
窓前大手  
詳妖怪

志云少保馬公  
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

自窓前伸入  
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窓

外大呼速為我  
滌去不然禍及于汝公不聽而寢有頃

怒甚索滌愈急  
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

公將大貴我戲  
犯公何忍致我極地邪公獨不見溫

嶠然屏之事乎  
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遜謝而去

妖怪四  
百物之  
覆巢  
周禮云若族氏掌覆

十輝  
周禮詳  
百物之  
覆巢  
周禮云若族氏掌覆

懸其號上則去  
之注妖鳥惡鳴之鳥鴟之類  
射聲

又庭氏職云若  
神則以太陰之弓與矢射之注云

去樂  
周禮詳  
作賦  
賈誼為長沙王傳三年有鵬飛入

自傷故作賦自  
廣曰野鳥入室  
侵象  
謂侵也誼以謫居

主人將去請問  
于鵬子去何之  
侵象  
謂侵也誼以謫居

曰審于符者  
何不儲  
海賦云何奇不  
人亂則生

怪物能為惑  
何不儲  
海賦云何奇不  
人亂則生

靈異部

神靈部

妖怪

妖怪

鷓退飛

過宋

羣雁嚙死

搜神記云王莽篡漢東郡太守翟義謀舉義兵兄宣見羣

雁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

見豕負塗

見人撒

屋之皆死後莽夷其三族

屋

漢書霍禹將誅人共見有人居其屋上撒瓦投

祥在德

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由人

妖由人興

孽非天作

天乃降災

國時有恐

是何祥也

或

有憑焉

鑄鼎象物聖人備罔兩之姦

懸鏡鑒形道

士防魑魅之惑

徵社公之夢曹政亂而始亡

降莘

邑之神號德衰而後滅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靈異部二

寤前生

知亡日

再生

寤前生一

**增**商芸語林云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

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獨異記云晉羊祜三

歲時乳母抱行乃令于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

人云吾兒七歲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

鄰子也 洞冥記云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

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

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

靈異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寤前生

謂沙門乃前身也 宋高僧傳云處州釋知威天與多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房瑄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瑄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灑然悟爲永公後身也因語瑄終身事無不驗 宣室志云劍南節度使韋臯旣生一月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

耳吾徃歲在劍門與此子善今聞降于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劍南軍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托曰他日美美長成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後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邀立徃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



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歎之聲  
乃問立曰君某年爲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  
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  
宅中見一女子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  
訝之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  
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驟卒旣蘇自言前身乃公  
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獻歎久之須臾縣令亦  
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  
亦曾仕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  
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山堂肆考云元延祐間天

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  
外忽一女子綠衣雙鬢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  
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  
爲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日辭去夜則復來源  
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  
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  
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  
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家子少善奕棋  
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  
侍奕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

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容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以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卧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寤前生二

**增**金粟如來 玉源道君 湖州加葉司馬問李白是何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青瑣云劉沆赴舉有

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曰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媿謝而去

野狐入塚 大蛇盤鼓 廣異記云唐曲江沃縣尉孫錕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以無罪當得人身遂入古塚後為獵人繫墮見閻羅王死又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東齋記事云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登鼓角樓凭鼓而卧通判詰不三更鼓角將對曰夜有大蛇盤鼓上驚亦不去甚可惡故此避之遂至違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為蛇精也

寤前生三

**鮑靚**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 **羊祐** 詳 **增**

**靈運來謁** 玉壺清話云江西南邊鑄初生父夢前永嘉守

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 **僧孺來謁** 宋劉

用之平建州克湘潭時號為邊羅漢

寤前生

冲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復隆山山上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見而生沆仁宗時參知政事

知亡日

**原山頽**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石折漢蜀武

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死當

譙周譙周自云昔孔子

折象自

雄七十一歿今我年過七十庶慕遺躅恐不

出後年明卒時人疑以術知假此言也

折象自

亡日台九族燕飲

郭景純自云命

謝夷吾知亡

再生

**增**續漢書云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故葬於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人往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

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迦藍記云菩提寺西域

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甕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

明帝在華林堂以為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

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

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

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

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

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雋還具以實聞后遣

送涵還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遂捨去遊于京師

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

靈異部

月夜讀白卷三十一

知日再生

五

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遠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前趙錄云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西京記云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竝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

驗慶不能復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神異錄云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年可二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中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竇公何以得有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唐書云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溫泉志云

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嶷死已殯三十日而蘇  
又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  
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逸志云任生隱  
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  
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  
又留詩云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  
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  
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此是嵩山書生薄  
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  
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臾更生乃寤 又許飛瓊暴

卒三日復生人問其故乃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  
稽神錄云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殮忽有一鬼被  
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掬沙撲人人皆驚走即聞  
椎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廚中少頃即出  
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  
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即寢渴甚即入廚  
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  
皆呼爲吳還魂 閒居錄云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  
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  
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

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  
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  
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再生二

**原**梁國女

干瑩婢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

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  
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  
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朝廷以為人妖  
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夫卒時生推婢於墓中寶先  
年少不審知後十年母喪開塚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  
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  
能語後嫁  
**說漢宮事**  
**往蓬萊山**  
博物志云漢末大  
亂有發前漢時宮  
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錄著宮中常  
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哭泣過哀遂死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  
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執麾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  
石太室恒廬衡華  
諸山既而遺歸

再生三

**原**王莽篡

曹公起

搜神記云漢平元始元年二月朔

棺外太守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  
位續漢書云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  
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說陰為  
**六日而蘇**  
**七日方**  
蘇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幽明錄瑯  
邪人姓王暴死七日方蘇說初死時去到朱門狀如  
官殿復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說  
婦已亡兒尚小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特與三年之期  
王又云三年不足活左右曰此間三  
年世中已三十年又三十年王果卒

造化一

再生造化

**原**肖形 播物人肖天地之形注云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 大德 不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造化二

**原**鑪炭 橐籥天地為鑪分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 三生 一同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文子云聖人不由近知遠 未有極 生於無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天地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元氣 至精 大塊甄形 洪爐孕象 陰陽不測 造化多端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圓蓋方輿 上騰下降 覆載設位 品物流形 萬物變化 一

氣生成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道生 德畜 天長地久 日往月來 運以無窮 生而勿 有 雖品彙萬端 而生靈一貫 陰陽為炭 天地 構精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形開闢而 坎北 氣交泰而氤氳 元牝為根希夷之精潛運 埏埴為器橐籥之用無窮 成形成象諒動靜之有常 相盪相摩信陶鈞之不息

變化一

**增**春秋潛潭巴云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 夫化為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國語云雀入海化為蛤

靈異部

增靈異部卷三十一

造化變化

乙

雉入於淮化爲蜃龜鼉魚鱉莫不能化爲人 莊子云  
北溟有魚其名爲鯨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  
鳥其名曰鵬 論衡云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  
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猶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非常怪也螭螭化爲復育  
轉而爲蟬蛻生翼與不類螭螭凡諸螟類多化也

變化

**增**左傳云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  
淵 紀年云周宣王時馬化爲狐 漢書云哀帝建平  
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爲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

陽變爲陰此將亡之象 又建安二十年越有男子化  
爲女子持周祥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  
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丹陽記云孫皓寶鼎元年丹  
陽宣蹇之母年八十因浴于後湖遂化爲鱉 異苑云  
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男  
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生毛色如熊問其故答  
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  
其形盡爲熊矣 又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  
見金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異物志云元興二年衡陽雌雞化爲雄八十日冠萎



後桓元篡八旬而敗 又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為赤  
雄形尾都變冠彩皆具惟不能鳴

變化三

**原腐草為螢** 野雞變蜃 月令春季腐草為螢 孟冬野雞入大水為蜃 又

**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十洲記云炎州在南 海中風生獸狀如

狸椎死口向風復生 爾雅云鼯鼠夷由郭璞注云 狀如小狐食煙火束曾發蒙記云西域有火鼠布

**鳥生杜宇之魄** 蟬化齊女之形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 宇號曰望帝後禪位開明隱西山時適二月子鵲鳥鳴

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迄今農時先祀杜宇云 董 仲舒答問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蟬

登庭樹嚙喉而鳴王悔恨之故為齊女云 婦化石以

**望夫** 鳥銜木而填海 貞婦其夫從交婦攜幼子餞送

北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山海經云炎帝之女兒遊東 海溺死化為精衛狀如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牛哀病以變虎** 黃氏化而為鼃 淮南子云有牛哀 者病七日而化為

虎兄啟戶入哀搏殺之 續漢書云靈帝時江夏黃氏 之母浴而化為鼃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所簪一釵

猶在 其首 襄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而為珠 莊子云襄弘 死於蜀藏其

血三年而化為碧 搜神記云南海之外有鮫人即 居水中其人每於泣下便能成珠故其地號為珠泉

**野雀入水以成蛤** 田鼠順時而化鴛 月令春季 表

**公用戲竹之術** 元緒對焚桑之言 吳越春秋云越 女道逢一翁自稱袁公即拔篠於竹末折墮地女即

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則飛上 樹變為白猿 異苑云孫權時永康人遇一大龜束之

欲上吳王夜縱船於大桑樹中宵樹呼龜曰元緒奚事 爾耶龜曰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

博識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薄龜曰禍將及爾云云

靈異部 謂靈異部 變化 二

周穆軍士化為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鼈

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沙為蟲 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反為湖湧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

獸為毛羣天馬潛而在水 魚非羽族文鯨飛以

云云排空 漢元狩三年馬生余吾水中又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 左思蜀都賦云文鯨夜飛而觸綸

陶鈞無方 變化不一 未始有極 不知其生 物

既反常 事亦惑眾 於何不有 莫究其由 生則

有常 變而無極 察其所由 考以同類 推變化

之萬端 蓋生靈之一貫 顯變化之無方 亦天地

之常理

夢一

**原**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一曰正夢 謂無所

安也 二曰噩夢 噩愕也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 覺之所思 四曰寤

夢 謂覺所通 五曰喜夢 謂喜說 六曰懼夢 謂恐懼

又曰太卜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 謂出於思慮 二曰觴

夢 奇怪之夢 三曰咸陟 無心所感之夢 **原**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

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

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

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

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

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

靈異部 附錄頁內卷三十一 夢

所遇 莊子云真人不寢不夢其覺無憂 又云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淮南子云若夫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可勝計也譬若夢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覺乃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 夢書云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與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鼻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

之為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夢

釋列子曰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五臟異感乃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既寤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而帝登遐 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令者垢去清治者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

洪鑑類卷三百二十一  
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  
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 又湯思賢夢見  
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  
截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  
有莘之野湯聞以幣帛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  
求婚於有莘之君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  
負鼎抱俎見湯 又文王徙都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  
銜丹書入鄴止於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  
王夢日月之光著身 **原**周書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產  
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為松柏椹柞寐覺

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  
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增**左傳云楚子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蘧啟疆召公公將往  
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  
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  
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之不  
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原**莊子云宋元君夜夢人披髮  
云予為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  
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

游錄卷之三十一  
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劓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避劓腸  
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云孔子  
絕糧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  
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見回攬其甑中而飯之食熟  
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  
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攬而飯之  
埃煤煙塵煤也 又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  
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

子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

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增**史記

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郕衍問史敦

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漢書云高祖薄姬內後

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

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西幸

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

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

是夕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

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又王太后母曰臧兒為槐里王

仲妻生兩女長嫁爲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內之  
太子宮太子幸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姪身時王美人夢  
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爲皇后  
其男爲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爲武皇帝 **原**辛氏三  
秦記云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  
堯時治水訖停船此池也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  
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  
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鉤而放之後於池邊  
得大珠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  
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

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  
將定議上尊號 **增**又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  
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  
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著身入皮  
膚中復飛出 **原**又和熹鄧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  
青滑有若鍾乳仰喻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  
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 **謝承後漢書**云范式字  
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式仕郡爲功曹後夢元伯元冠垂  
纓屣履而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  
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

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袁宏  
漢紀云温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  
旁爲塚封長子壽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  
即棄官上書歸葬 後漢書云蔡茂字子禮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  
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  
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者是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  
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 續漢書云鄭元夢孔  
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  
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皇甫謐高士傳云桓

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

**增**吳志云王珣夢人以大椽筆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

手筆事

**原**

陸機晉書云王濬夢懸四刀於其壁上濬

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爲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

益州乎 王隱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

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增**

又明帝微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

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唐書云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

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曰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

失賢臣於夢後 又武后問狄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

洪鏡類書卷三十一  
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做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又李嶠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又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又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又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又王遠知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又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又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

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鷟也為鳳之佐此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為名字又劉沔為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前後遇賊力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嘗傷重卧草中目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烟然有雙光在前六帖云上官昭容者名婉兒初母鄭方妊夢巨人界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五代史云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



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 夢珍廣  
記云宋太祖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  
室中又夢神人捧日置於腹誕太宗 又宋韓琦初爲  
秦州觀察使夜夢以手捧天三次後果歷仕仁宗英宗  
神宗三朝封魏國忠獻王 又宋理宗夢二胡僧曰二  
十年後當以此殿還我旣覺宣問馬廷鸞對曰胡僧乃  
夷狄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於殿下稱藩上命誌之遂  
立碑記事至元間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原係佛寺  
因高宗南渡都杭遂爲殿是知前夢果應其數 又宋  
周必大以燔庫藏爲已咎就謫臨行辭婦翁翁先夢人

曰掃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忽一日必大夢至一所見  
殿上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旣覺而頤癢遂生美鬚  
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捋其鬚曰帝王  
鬚也 又明永樂初廬陵錢舉發解南省及廷試夢頭  
生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旁一人曰羊角乃解  
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發榜臚傳名果得解縉  
又明顧廷評洪武甲子正旦夢以羊角置兀上而拜  
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湊成元字果秋  
試第一 又莆田林環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  
送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接之乃元字歷官文淵

閣學士始悟夢文淵者乃先兆也 又王鈺夢騎黑龍於土上橫一金玉砌橋跨而折杏三枝既寤請解之曰黑龍應壬辰科橫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又明盱江王僉事名華弘治間守備處州行司內二大樹各有竅見五色衣矮人出入華命泥塞數次復開怪甚命工伐之忽夢章容二人執兩木來語告寬覺閱卷遍審無此姓名意疑樟榕為崇竟成病賦云藥不靈兮病弗瘳功名事業一齊休生前姓字題金榜死後文章記玉樓流水落花隨我去夕陽古木使人愁可憐子幼妻年少爭奈緣慳不

到頭隨擲筆而卒 又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今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百四十年之數

夢三

**原魂交** 神應 莊子云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魏曰得飲食又云夢見芻狗曰當墮車折脚又云夢見曰有火災皆驗太史曰三問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應曰神靈動君 吞文 作賦 吳虞翻立易注奏上曰臣與夢無異也 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當受經也 王延壽之

夢賦自厲後溺水死年二十 懷蛟 吐鳳 舒事 董仲

揚雄作甘泉賦 蝶飛 馬舞 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

既成夢吐白鳳 起也向馬拍手救火也平未歸而火發 為鳥 吞

鳥宋昭公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予 黃

熊 白虎 左傳云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

間 秦二世夢白虎齧 游天 射月 秦穆公夢游天

帝錫符命秦遂大昌 左傳云晉呂錡夢射 授筆

月中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 授筆

夢蘭 江淹夢授五色筆文詞日麗 燕姑夢天使與已

諾生穆公 增 三馬 兩犬 曹操夜夢三馬同槽命謀

馬之類吉兆也 宋岳飛與金人戰勝居朱仙鎮守馬昭

三人篡位也 周僧遂說夜夢僧曰兩 乘龍

兩犬能言次日謁故人周僧遂說夜夢僧曰兩 乘龍

大言是獄字此行宜避之果被秦檜獄屈死

洗馬 上詳夢二 酉陽雜俎云優人李伯伶遊涇州

馬馮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好反語洗白

一 澗中覆舟 三公 二子 元魏揚元稹能解夢廣陽王

元稹無餘言常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樹問

木旁鬼果為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武后夢鸚鵡兩翼

皆折飲仁維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 武后夢鸚鵡兩翼

乃折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 武后夢鸚鵡兩翼

重幕 索綯夢角一在前一在後索綯大角朽敗小角有題章

也 一在後為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綯父在東居三日

凶問果至 晉惠帝時陸機為河間王顯征長沙王又

夢黑索三重繞車機孽 水邊女 冰下人 殷為淮南

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曰水

邊女汝守也斷鞶囊者新獸頭故獸頭也不作汝陰

靈異部

神靈類書卷三十一

夢

三

冰下人語為陽請陰媒介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君

其為人作媒乎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矣既而太守田

約因策為子求張氏蛇繞身狼咬脚唐琮夢蛇繞

女恰至仲春而成婚蛇咬之書張邈奉使夜夢狼咬

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咬之書張邈奉使夜夢狼咬

一脚索統曰脚肉被咬為却字當不行不應命而卒

日入懷松生腹吳志曰孫堅夫人夢日入懷中而生

八公也後十得傳說見周公乃旁求諸野曰夢帝

賚子良弼說築于傅巖之野惟山上有水問凌幼幼曰山上有

肖魏鄧艾伐蜀夢至山上有水問凌幼幼曰山上有

桑水魏鄧艾伐蜀夢至山上有水問凌幼幼曰山上有

井中物井中亦非生桑之何祇夢井中生桑趙直曰桑非

過此祇曰足增盜羊入獄乘驢墜水許超夢盜羊

矣後果驗曰足增盜羊入獄乘驢墜水許超夢盜羊

入獄揚元積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又秘書郎

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峻舊子弟以選

事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勝將出其人夢乘驢蹶墜

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選人與韓有舊訪之因告以夢時

生相負足下不沾及後勝出果駁放

夢四

夢矣占之禮文王謂武王曰爾何

詩乃占我夢是秦伯執晉侯云亦晉之妖夢

妖夢惡夢是秦伯執晉侯云亦晉之妖夢

殷浩論夢衛玠問樂廣夢云咎徵惡夢

成疾廣問故命駕往剖析之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必

無膏肓之疾或問殷浩曰得位夢棺得錢夢糞何也

黃土故得財而夢穢時皆以為屍錢本至人無夢

人乃夢文中子曰至人其二豎之災兩楹之奠

侯晉

靈異部

開盤頭

病夢一豎子曰居膏之上育之下其奈我何遂寢疾七

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予殆將死矣遂寢疾七

日維熊維羆維魚維旗詩之祥維虺維蛇維女子之

祥又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旄也吳門饒腸晉侯監

維孫堅母夢腸繞吳闕門隣母曰安知其非吉徵也

腦左傳云晉侯夢與楚子博楚子伏已而監其腦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天落二棺帝與九齡晉李克夢

其罪吾且柔之矣棺者職也當有人舉君二曹人社

于克前問索統曰棺曹人夢與我九齡社宮而謀亡

棺再遷也果然武王曰夢與我九齡社宮而謀亡

宮聲伯涉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

伯涉洹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懼帶夫印綬

不敢占之三年而後言言之至暮而卒

斷女顰囊張奐為武威太守妻懷孕夢帶夫印綬

三水邊習夢涉水火夢登柱礎北齊陽休之夢登

女注

大塚見一銅柱刻為蓮花形休之登柱礎以手捉

柱曰柱轉三匝吾當至三公柱遂轉三匝後果驗

八為公四十當貴吳丁固事詳夢三夜夢老人謂曰君

年卒四十當卜忌占夢東萊論夢惡夢從官卜忌

貴後果然然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

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役

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

也東萊博議云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

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

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

今日之因實出於前日也原千秋夢高祖叔孫夢豎

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原千秋夢高祖叔孫夢豎

牛黃田千秋感動曰此高祖神靈叔孫卒餓死占六

夢之吉凶候五旬之虛實西極有人不食不衣而多

眠五旬一覺以夢堯舜上聖符域內之休徵桀紂

中所為者即為實

靈異部

月益頁凶卷三十一

夢

三

下愚作寰中之不軌夢書云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

雷擊其首刺出眼中遽獲金鑲之報角生頭上旋聞刀

用之災述征記云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見一女子

中見鬻體草生眼乃拔之即於其丞相長男掘得錢

而被買一雙下蜀將魏延事丞相長男掘得錢

而錢買其大兒長豫後掘得一窟錢數果百萬長豫無病

而死述征記陶繼為秣陵令枉殺樂伎後夢伎來曰

謝奉說夢之日凶具備臻幽明錄云賈弼夢見人曰愛

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把筆文章各異搜神記云謝

奉與鄭猷善忽夢猷與人爭錢因落水死奉為凶具忽

覺即往猷處具說猷曰吾昨夜夢與人爭錢張茂

悵不語落廁而死奉為凶具其夢無異後果驗

問象竟為大郡之徵蔣琬占牛卒踐上公之位後漢張茂

字子禮夢象意為不善問萬推推曰君當後為大郡而

不善終象大獸獸者守也然象以齒焚身後為吳內史

為沈亮所害蜀蔣琬字公琰夜夢一牛頭懸在門下

流血滂沱趙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

象位當至三公

果為尚書令

夢五

原詩宋謝靈運詠夢詩曰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

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

娑婆盡寧當非赤縣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曰夜聞長

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閻闔開魂交覩顏色既薦巫山

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

潯溪淚沾臆 又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心驚夜魂言  
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  
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臃腫木復似飄  
飄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增**唐王勃夢遊仙詩  
曰僕本江山客牽跡在方內寐寤霄漢間居然有靈對  
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煙途儼鸞態乘  
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真魂莫難再寥廓  
沈遐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昧 李白  
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  
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

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  
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  
谿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  
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崑萬轉路不定  
迷花倚日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崑泉慄深林兮驚層巔  
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  
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  
霓為衣兮鳳為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  
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恍驚起而長嗟  
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

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  
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杜甫歸夢詩曰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  
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  
不用楚辭招 常建夢太白西峯詩曰夢寢昇九崖杳  
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  
閉氤氳蒼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晝  
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  
羣春風又搖擢潭島花紛紛 韋應物感夢詩曰歲月  
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覩微夢感歎起中宵綿思靄

流月驚魂颯迴颺誰念茲夕永坐令顏鬢凋 白居易  
中書夜直夢忠州詩曰閣下燈前夢巴南城底游覓花  
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  
睡覺惟不上東樓 杜牧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  
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  
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項斯夢仙詩曰昨宵  
魂夢到仙津得見蓬山不死人雲葉許裁成野服玉漿  
教喫潤愁身紅樓近月宜寒水綠杏搖風占古春次第  
引看行未遍浮光牽入世間塵 羅隱歸夢詩曰陸海  
波濤漸漸深一迴歸夢抵千金路旁草色休多事牆外

靈異部

洪鑑詩話卷三十一

夢

三



鶯聲肯有心日晚向隅悲斷梗夜闌澆酒哭知音貪財  
敗陣誰相悉鮑叔如今不可尋

**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  
為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  
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  
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腦臆紛紜曰  
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  
雷舒斯游光斬猛猪批鬣殺斫魑魍捐魍魎拂諸渠撞  
縱目打三顛撲茗蕘扶夔魍搏睨耽蹴睺於是三三  
四四相隨跟踉而歷僻礧礧磔磔精氣克布鞞鞞膠膠

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  
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  
妖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啣嘈而外朗忽屈伸  
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  
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盪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  
神將兮轉禍為福水無恙兮 **增**唐杜顥夢賦曰夫人  
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成及乎羣動息  
閑宇清澹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  
而生明休咎之先兆通喜怒之深情其為吉也懸三刀  
以作郡凌八門以上征或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為名

監腦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爲凶也晉侯彌留作疾於二豎孔公將歿觀奠於兩楹雖臧否之殊感諒希微之難明是以太古無夢以絕欲聖人肇夢以治想隨事而生觸類而長或含悲以憎暢或當歡而契賞曾有慕而忽來屬所思而必往雖遼萬里遠諧疇昔之遊縱冥九泉亦覩平生之像鬼出神入惟惚惟恍則有睽間庭闈煙霜歲暮常馳戀於定省忽飛魂於寐寤撩軒幌而無隔邈山河之徑度常倏忽而往來竟不由於道路獨有遭遇明時羈遊上國才譽不振命途仍塞仰軒后之通感慕殷宗而見刻當捧日而披誠庶明君之夢得

又夢五色筆賦曰始其良夜幽閑齋心朗暢寢彌安於自得思不適於無妄故降綵筆冥徵元貺與蠅集而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翠式序元黃可分參乎素色爛以成文若以我修詞五綵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何謝慶雲是知物有幽通神爲真宰夢於掌握驚茲夕以靈奇瞻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躬而不殆展轉虛室曠曠曉日目眩昧於花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旣而駭人恍然觀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靈筆善誘斯文之日新蔣防夢捧日賦曰靈降嘉夢天垂

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神而遇闇而  
彰息冲澹之居于于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曖曖而彌光  
倏爾疑升瞰兮下燭曠曠甘寢之所恍惚曾泉之曲撫  
金烏之翼匪隔雲霄駐羲和之車乍迴昏旭想夫卑高  
莫隣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默默而凝神寂其神  
乃無間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昊而得紅輪縹緲魂交  
光芒景附肘腋輝爍襟懷煦嫗類銜規於遠山同抱璧  
於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祛未寤  
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祉表千載之  
嘉遇者也故曰道契幽微天且不違肸鬻陰隲指掌陽

輝載營魄而虛無默住荷靈貺而照燭潛依至若冥蒙  
上越埃壘中歇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  
之際其往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  
靈而非遐神不昧獨幽而不賒不然何虛徐衽席承奉  
光華高眠而不驚不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荀令之  
談足徵程昱之榮有兆常眷眷於天路每拳拳於雲表  
周旋寤寐偃仰昏曉庶照臨之理咸通知葵藿之誠不  
小張隨莊周夢蝴蝶賦曰伊漆園之傲吏談元默以  
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繫萬化之可量萬靈齊乎一指異  
術脗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遙之境靜寐成夢旋臻

罔象之鄉於以遷神於以化蝶樂彼形之蠢類忘我目  
之交睫於是飄粉羽揚翠鬣始飛飛而稍進俄栩栩而  
自愜煙中蕩漾媚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  
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希微兮其狀方異恍惚兮  
其神遂收雖蘧蘧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彼類彼  
寧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覲真  
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乃和元氣混然  
感通斯衆為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符  
大辨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為質本  
夢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倏忽越百齡

以須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於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  
之於此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  
徐而龜曳其尾有察察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智愚  
者所以自愚則孰能間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  
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於洪鑪

魂魄一

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禮記云作其祝號元酒  
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一又云氣也  
者神之感也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子產云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一又樂祁

靈異部 附錄 夢魂魄

云心之精爽是為魂魄 白虎通云魂者何謂也魂猶  
佗佗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  
也主於性 淮南子云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又魄問  
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魂曰無有有形乎  
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  
也 抱朴子云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  
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  
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禮郊特牲云凡祭慎  
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  
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  
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  
於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 魂魄二

原禮記云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既封  
左袒右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 韓詩外傳云漆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  
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不祥也 越絕書云越王問於  
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

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增**晉書云東海王越死帝哀痛越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博物志云五岳之神堅四瀆之精仁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

年拾遺記云融岸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魂魄三

**增**思沛 登山 史記云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

襄陽耆舊傳云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設衣 食稻

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吾父生服錦繡死有衣被何魂衣為 下詳魂

魂魄四

**原**賦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元聖而云始

靈異部 附錄類例卷三十一 魂魄

肇邵閔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乎之  
於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  
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  
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鄴出忠出孝且  
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  
零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  
躋厚地而踞蒼穹抱北斲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露  
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明之伊始余播棄於天  
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  
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

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實不嘗至屈膝遜言以殊方  
降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  
大盜之移國何赤泚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於  
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鎖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  
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響會埽欃槍之  
星斬蚩尤之旆余叛逆而効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  
而胙土乞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狀  
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元我何負  
於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  
總官司而就繼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我我

之層冰面颯颯之巖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  
矧今古之悲涼竝攢心而霜袂渡狹石之歌危跨清津  
之幽咽烏虛弓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沔漢之逶迤  
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旣縲然  
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  
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絕讓畔之  
田鱗次余旣長於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水兮深且清  
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  
之威武過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鱉千仞之阜  
條以滄瀛雖德刑成於報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浙

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  
其山也則嶽岑菲嵬巖叟婆陲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  
而橫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砰  
訇滌汨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  
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霧水百仞而  
寫蜿蜒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  
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  
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羸發掘其  
何言訪軼道之長組捨藍田之輿璫無故老之可訊竝  
廡廡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



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  
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  
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爲  
彼主之庭除終南龍從太一嵯峨九竇崛起八壘連河  
汨涇泥之混濁灌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  
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  
素秋卧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骨樹裁動而風適思  
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  
而觀牛稚子天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  
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

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  
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  
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  
語有咽而無宣於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  
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躍鳥則應嶺俱鳴隨六  
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荆昌  
歡江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河淮江漢洧隨浩  
汗灑潦漉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  
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蠻之與荆吳元狄之  
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於南風悲城邑  
之毀撤熹風水之渺揚既畫地而謁帝乃懷橘而升堂  
何神仙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方術部一 方術總載 醫

方術總載一

增東漢徐登傳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  
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  
吹之便可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 邵氏家傳云邵信  
臣為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匡衡坐  
心動多酒東向漱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  
滅火雨中酒香 西京雜記云鞠道龍善為幻術嘗云  
有東海人黃公少得異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

方術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方術總載 一

續東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  
度不能復行其術 漢官典職云安帝時作九賓樂舍  
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漱  
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目光  
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鱗魚龍立見 解奴辜  
本傳云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其何郡國人也皆能隱  
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  
云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符堅入長安  
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能以秘呪下神龍每旱堅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

下鉢中天輒大雨堅與羣臣親就鉢中觀之 又沙門  
曇霍者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皆以還其本主  
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 後魏書云悅般國真君九年  
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  
際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  
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涼錄云元  
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齊書  
云由吾道榮琅琊人也初晉陽人某大明法術為人傭  
力無識之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其人以道榮好尚乃  
悉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罪為天宮所謫今

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水暴長其人  
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徐自沙石上渡河而  
去道榮嘗往晉陽至潦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即成  
火坑猛獸遂去 唐書云顯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觀  
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為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  
聞在外有婆羅門胡人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腹以刀  
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竝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  
約東邊州若更有此名色竝不須遣入朝

方術總載二

原視日

作霧

周文為項燕視日視日吉凶舉動之占  
文即周章 張楷能作五里霧裴優亦

能作三里霧求學於張楷不見  
後優作賊辭連楷以無驗見原  
克問統能水戲乎統乃作鱷魚躍  
駭迴搏大風至含水噴天雲飛雨集  
勒訪佛圖澄曰相輪鈴聲云秀支替  
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  
劫禿當捉也言此 名鬼 隱形 劉根能令人見鬼太  
軍出捉得劉曜也 名祈七祖皆面縛責祈祈乃謝而遣之  
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曰此陰陽蔽  
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不可藏況七尺之形遊於變化之  
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為異知術不為奇素隱行怪  
未暇斯 漢武帝 任文公 負策抵方術道藝之士莫不  
務也 善天文曉遁 生百果 釣鱷魚 方術象字元則有  
甲能役使鬼神 於殿庭穿垣置水垂綸於食頃即釣得鱷魚也  
化種爪菜百果皆立生 又論鱷魚最上乃 生枯  
木 活死人 為交趾太守病死三日仙人董奉與丸藥

方術部

方術總載

方術總載

三

以水含之乃蘇四日 殺黑龍 與青囊 史記墨子北

能語董奉字君曼 曰帝以今殺黑龍先生色黑不可行也 郭璞受業於

河東郭公以青囊九書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 趙載之術禳災轉福通致無方璞門人 畫江而渡 禁

水不流 晉丁義受神方於吳猛以白羽 鳩鬪知兵 郎顛父宗字仲緩治京氏易善風角星管六

宗知京師有火災記時日果如其言 楊由 推步之 見社中水鳩相鬪知有兵賊象乃不赴酒食 推步之

學 孤虛之術 墳記漢書傳云陰陽推步之學往見於 靈之府靡得而窺至乃河洛之符皆所以探抽冥疇參驗

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訣之文龍之圖箕子之術 人區時有可聞其流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

命或有疑斯道隱遠元與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 亦日者挺專須史孤虛之術及望雲氣推據祥妖時

不可使 京房著易林 段翳明風角 三年請命泰山 知也 士張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世後漢

行醫字不章治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預知姓名有一 段翳字不章治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預知姓名有一 段翳字不章治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預知姓名有一

卒 孫策殺道士于吉後照鏡看面創見吉立於鏡中遂 變巴護病立廟 張衡鬼道教人 會獨後至顯朝

又飲而救曰臣鄉里以臣能治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者 老皆入臣廟故醉成都市失火救之後果上言失火有

來其往來者任食葷腹取足過則輒病以鬼道教人 焚英救水救蜀火 郭憲啜酒厭齊火 步災異

奏不敬曰濟國失火故厭之後果上言失火 方術總載 方術部 日

中父哭子

風吹竈突女辭姑

管輅字公明在王弘直坐有飄風高三尺在庭

中從申上來幢幢迴轉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明日吏至弘直子果死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晨詣廚室見疾風起吹竈突及井泣辭姑曰此主舉者當之必死也果驗

費長房假壺公

之術

薊子訓取嬰兒之驗

醫一

原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

瘡首疾

瘡酸削也首疾頭病

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

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養猶治也

以五氣五

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又癘醫掌腫瘍潰瘍金

瘍折瘍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

論語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

左傳醫和對晉侯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史記云病有六不治一驕恣不論於理二輕身重財三

衣食不能適四陰陽并臟氣不定五形羸不能服藥六

信巫不信醫皆不治也漢書云醫經者原人血脉經

方術部

附錄頁函卷三十三

醫

五

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文中子云善醫者先寢食而後醫藥 韓子云醫善吮人瘍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在也 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煖通徒

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史記云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為人舍客長桑君遇而奇之知非常人乃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之飲以上池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又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又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

兒醫秦太醫令李醞自知技不及扁鵲使人刺殺之

**原**列子云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謂龍

叔子試背明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達今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 **晉**漢書云張機

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

經方所著有傷寒論三十二篇為後世方脈之祖 **後**

漢書云華佗字元化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詠之曰身

中有蟲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

升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為人性惡難得意恥

以醫名曹操苦頭風名佗日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

疾數日失期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

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號青

囊經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又**韓康字伯休霸

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餘年時有

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是韓伯休耶乃

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

用藥為遁入山中 **魏志**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

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

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

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

方術部

醫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  
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增**晉書云王叔和高  
平人博好經方尤精診處採摭羣論撰脉經十卷後世  
爲高陽生竊撰脉訣託之叔和反掩其真云 又云皇  
甫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痺疾  
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沈約晉  
書云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  
瞳割其疾而納之傳藥 續搜神記云許永爲豫州刺  
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  
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

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  
者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  
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 龔慶宣  
鬼遺方序云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  
尺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雷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  
率數十人尋其踪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  
曰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  
誰答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  
人一人卧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叫突而前三人  
竝走遺一癰疽方竝一白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

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帝王崛起天  
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為治于無一失  
演為十卷號曰鬼遺方 齊諧記談藪云錢塘徐秋夫  
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  
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為如此飢寒須衣食耶抱  
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斯平昔為樂遊吏  
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  
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  
鍼之秋夫如其言為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  
之及暝夢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為設祭除飢解痛

感惠實多當代服其通靈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  
宋書云孫法宗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  
來相謝行劍本不及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傳  
之即驗一傳便瘥一境賴之 梁書云陶弘景字通明  
性好醫方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撰真誥十卷集驗方  
五卷廣肘後方為一百卷世所施用多獲異效 隋書  
云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陳亡入隋使詣揚州  
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  
相迎今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  
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藏

至為俊診脉曰病已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也果如言  
俊數日而薨 唐書云王冰自號啟元子為太僕令博  
好醫方得先師所傳太素及全元起者大為詮次註素  
問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歷二十年方成今為世所宗  
又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成人精於醫古書有吐汗  
下三法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子  
和汗下吐法所著有儒門事親若干卷蓋為儒生桑某  
所潤色云 又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財雄鄉里幼  
好藥方醫術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  
從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所著有脾胃論蘭室秘藏若干

卷人號為東垣 又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周宣帝時天  
下多事隱居長白山學道鍊氣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  
藥嘗入涇陽水府傳龍宮方三十首後作千金方即散  
此於其內後又作千金翼方行世今慶陽府有孫真人  
祠 又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  
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也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  
古之上醫安在視脉以診脉為對脉對脉即病也病與脉俱  
也同藥與病值惟用一物也攻之療未萌之兆氣純而愈  
速今人不善脉以情度其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  
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

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 國史補云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二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金史云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宣明論原病式保命書皆為世所宗人稱之曰劉河間 又張元素字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元史云朱震亨字彥脩浙江婺之義烏人也精於醫道其所著述甚富皆為近世之所宗尚云

醫三

原	六技	四家	後漢書云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鈞
高	為太醫丞	劉歆七畧云論方技為四家有醫經家有	方家
方	神家	九折	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
食	十全	十全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
理	脈望色	診	切脉
理	含血	舐痔	名醫破癰潰淫得車一乘抵痔者得
下	而得	愈多	出蛇
方	術	部	走獺
劉	勳	女	苦
左	膝	裏	瘡
癢			

迎使視位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困不能  
行因取刀斷犬腹以向瘡口須臾有物假作其壻來女  
長三尺瘡遂愈劉敬叔異苑云廣陵下廟宋元嘉中  
縣人張氏女日暮宿祠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壻來女  
或成病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始四難三折後漢書  
下成病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始四難三折後漢書  
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焉自任不用  
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強三難好逸惡勞四難  
臂然後為醫折增玉版金匱黃帝素問有玉版四難  
肘後方舐痔徒癰宋時有薛伯宗者善徒癰疽公  
四卷患肯伯宗氣封之乃從至齋前柳樹上明日癰  
消樹便生一痛如拳大後癰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  
捐金液銀九於金液帝勸醫文云銀九一杏林  
橋井說寶云吳人董奉有道隱居於廬山行醫賣藥人  
令之種一求治病者重則令之種杏五七株于門外輕則  
時花開燦如雲錦遠近稱之號為董仙杏林又桂陽

人蘇軾得脩真之術隱於郴州高秀之峰種橘繫  
井以救時疫病者食橘葉飲泉水即愈人號橋井  
渝腸滌臟解顛理腦中庶子曰暴感而死扁鵲曰尚  
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曰臣聞上古有俞跗療  
病不日于湯液乃割皮解肌前洗腸胃敷滌五臟抱朴  
子曰淳于解穿胸納餅刮骨去毒抱朴子云文摯  
顯而理胸以納赤餅此但醫家猶能若是蜀志云關  
羽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入骨破  
乃可除之也

醫四

醫六鑿百鑿百食醫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凡疾病疔  
飲六鑿百鑿百食醫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凡疾病疔  
醫八珍之齋委制不呼良醫也張子之背腫命  
善治之謂均曰背非吾背也任之治焉治之遂愈均誠  
方術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

然後治 朱雲 換心 傷臟 列子云魯公扈趙齊嬰  
病不呼醫 飲藥 足於謀而寡於斷 嬰志弱而氣強 故少  
志強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善矣 遂飲以毒酒 迷死 剖  
於慮而傷於專 若換心則均善矣 如初樹不可解引喪者  
曾得病死 於醫家家人 迎喪旛 每繞樹 不可解引喪者  
幾得病死 於醫家家人 迎喪旛 每繞樹 不可解引喪者  
顛仆稱畿 曰吾未當死 除疾 出方 疾而曰必使醫除  
乃服藥多而傷五臟也 求活 照病 欲呼醫治之 勳疾家  
類焉未之有也 許華 事詳醫二 位至三公 年踰八十 命乎生  
死係天 寧可更求 活耶 又葉法善 有鐵鏡 鑑物如水  
人有病 以照之 盡見 臟腑 中愈 視頂 隋胎 為唐柳芳  
滯之物 然後以藥 療之 即痊 愈 視頂 隋胎 為唐柳芳  
其子登 疾重時 張萬福 善醫 初除 泗州 與芳故 舊芳賀  
之具言 子病惟 恃故 人福善 醫初 除泗州 與芳故 舊芳賀  
登遙見 登頂曰 有此 頂骨 何憂 也 因按 脈五息 復曰不  
錯壽且 逾八十 乃留 芳數 十字 登後 為庶 子年 至九十  
而卒 宋邵 康節 母李 夫人 病瘦 醫投 藥夫人 夢坐 堂  
門左右 有木瓜 二株 右者 已枯 父取 藥覆 之及 期生 康

節同噴 死胎女 後十餘 年夫 人病 臥堂 上見 女子 拜泣  
曰母不 察庸醫 以藥毒 兒可 恨夫 人曰 命也 女子 涕泣 而去  
命兄何 獨生夫 人再見 女子 來泣 曰一 為庸 醫所 誤二  
又十餘 年夫 人再見 女子 來泣 曰一 為庸 醫所 誤二  
綠重故 來相 別耳 原晉 侯求 漢高 罵左 氏傳 云晉  
秦伯使 醫和 視之 曰病 不可 為也 是謂 近女 色疾 如蠱  
惑以喪 志良 臣將 死天 命不 祐 漢高 祖疾 甚呂 后迎  
醫上罵 曰命 乃在 天 三世 乃服 五日 不救 醫禮 記云  
雖病 鵠何 益不 使治 徐毅 得病 謂華 佗曰 昨日 使醫 曹  
世不 服其 藥魏 志徐 毅得 病謂 華佗 曰昨日 使醫 曹  
使劉 祖針 胃管 便苦 夜臥 不安 佗曰 誤中 肝也 五日 不  
救然 吐血 而瘥 大怒 則愈 魏志 華佗 字元 化視 郡  
多取 貨而不 加功 又棄 去留 書罵 之太 守怒 令追 殺之  
不得 噴志 吐血 數斗 而瘥 呂氏 春秋 云齊 威王 有疾  
良醫 文摯 曰今 王大 怒則 愈乃 尋延 俱起 兄弟 竝  
善佗 曰尋 李延 俱起 病頸 痛身 熱華 佗獨 令延 發汗 或問 之  
方術 部 崑崙 頂和 卷三 百二十一 醫 古

云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汝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針人血脈投侯居處飲食皮膚腠理云孔子有疾衰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過飲酒不勤醫曰是良醫也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皮膚針灸可及後數日在腠理湯藥可及後見桓侯而反走曰疾在骨髓針灸湯藥不可及也數日折肱之醫苦口之藥左傳云三折肱知為良醫也張

**蘇澄試疾** 柳宗元宋清傳云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人求藥雖不持錢者皆與之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詰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取焚券終無此方吾檢本草集天下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輒應惟至一藥再三無聲因處方以

**原精為神本** 此藥為主別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

形與壽期 門擅桐君之術 家傳葛氏之方 疾既入於骨髓 藥不至於膏肓 何氣候之將衰 而致養之有失 掌日臻之疾得失殊輪 稽終歲之功上下異食 藥不至焉三世之功何益 疾可為也十旬之卧有瘳 通五味五穀之資必順其志 參九藏九竅之變無逆於時

**原獸醫馬醫** 牛醫 漢書云張里以馬醫而擊鐘 黃憲 乘治 掌療 周禮云巫馬掌養疾馬而乘牛醫之子 乘治 掌療 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病之所處乃治之相助也 又獸醫掌療病及瘍

醫五

詩宋鮑照過銅山掘黃精詩曰玉肪闕中經水芝韜

方術部

開監類約卷一百二十二

醫

五

內籍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曆矧蓄終古情重拾煙霧  
迹羊角棲斷雲榼口流隘石銅谿晝森沉乳竇夜涓滴  
既類風門磴復像天井僻踈踈寒葉離深深秋水積松  
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貴梁鄭客得仁  
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梁吳均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  
此山北緣澗採山麻九葦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用蠲  
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年來果如驅安得崑崙  
山偃蹇三珠樹三珠樹始芟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  
金鼎青龍胎韓眾及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  
見在蓬萊 江淹採石上菖蒲詩曰瑤琴久蕪沒金鏡

廢不看不見空閨裏縱橫愁思端緩步遵行波揚棹汎  
春瀾竇赤煙流綺水綠桂涵丹憑酒意未悅半景方自  
歎每爲憂見及杜若詎能寬冀採石上草得以駐衰顏  
赤鯉儻可乘雲霧不復還 **增**宋蘇軾贈眼醫王生彥  
若詩曰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脉中性命寄  
毛粟而况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  
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  
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  
言我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  
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



與醫是醫要非目目醫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  
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  
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竝驅無擊穀空花誰開落明  
月自朏胸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彥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明  
皇甫汈送王良醫之武岡詩曰白髮微官在滄江別路  
長看星趨翼軫問水過沅相採藥身千里聞猿淚幾行  
惟應鴻寶訣猶得待淮王 又贈金醫詩曰少年學道  
出長桑閉戶時窺五色方漢武甘泉初鑄鼎好將靈藥  
獻君王

**原賦**晉嵇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

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  
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  
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  
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入神建殊  
功於今世起孩孺之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原贊**宋王微茯苓贊曰皓苓下居披紛上蒼中狀雞臆  
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又禹餘糧贊曰疏波瀝浸徒謂範常沈靈秘用神哉無  
方阡疇不惠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又桃飴  
贊曰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

玉醮貌定仙人知暘日胡不陰年 又黃連贊曰黃連  
苦味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飛蹕上  
曼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文梁簡文帝勸醫文曰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  
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年壽繇天然而寒暑反常嗜  
慾乖節故瘡寒瘡首致斃不同伐斧爛腸摧年匪一拯  
斯之要實在良方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  
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久視飛仙長生竅  
道猶變六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畜玉匣之精研紫  
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遜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

其價能使葉門之下鼓響獨傳雍祀之旁簫聲猶在周  
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理之死終則  
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法之戒  
也理疾者衆必孟浪酬塞悞人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  
處百方月爲千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淳華之  
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染親屬情切友朋患起膏肓疴興  
俞附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  
難改變故也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疴麥麴芎藭暫止  
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  
已名於綠籍其可得乎



